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脩務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

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

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
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虻
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
東方之國、陰氣所聚
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
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謹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兜堯佞
臣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
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
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在彭蠡、舜

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
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禹沐浴靈

淫、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父雨為
雨、櫛節扶風、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
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
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栒、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

修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蓐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絕隨循也采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

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民氓

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

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

養孤孀

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

此五聖者天下之

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

懈墮也

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

言其輕也

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

言其

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

遠猶多也

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眇之河

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眇河在秦地

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

桑山之林能與雲致雨故禱之

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

悖繆也

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

逸安也

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也齊等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

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

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腴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爇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

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 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

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

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慙

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廋諫曰段干木賢者廋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

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跌蹠而趨千里

必存楚宋蹠疾行也蹠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

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釣也故秦楚燕魏之謠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謠者樂之徵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離故曰非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學包

制禁也齧劾咋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

陷啗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澗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

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

積思之貌 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醕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嗔權腴葵哆夸嗎摩

籛瞿蔎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模母

此靡惟也也籛蔎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此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

待策鋤而行駑馬雖策鋤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

鋤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得夫怯

夫操利劔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此棄干

將鎡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

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忿戾惡理不通

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輕利急亦以多

之訛同也訛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

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

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鬢

顛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

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言而萬民齊

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仁言也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

齊倦也舉十六相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

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

信曰至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巳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

出吞燕卵而生契幅背而出

而能書

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

羿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

奉助也

四俊之才難

才千人為俊

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

履履也

夫純鈎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

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

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虛

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

舟

龍舟大舟也

陸軌

犀甲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

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愚有

速也

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

宋大之畫吳人之治刻鏤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

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

稚質少女也

相闔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

捆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

禹湯之智

不能逮

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蛟行螭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

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

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

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巴秀曰葦矰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

翼也蠃知為坵糶歡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

芄仇芎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

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遠陋也長於窮櫺櫺

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

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其所不通、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攬句、援標標、拂手、

若蕤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攬援撥也、標拂、數也、蕤蒙言其疾、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攬撥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也、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砥

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璣諸之功、木

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揉摩、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開

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何以明之昔

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翠霜露軟朔

躑躅決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躅履

犯荆棘百舍重蹠繭不敢休息百里一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

了也鈍聞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丈夫七日不

七日為極三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達通也畧 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策疇

猶數也 見稱譽世傳相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

語至今不止 闔閭與楚昭 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

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日士 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

覆之我必與之及昭王敗於 於是乃羸糧跣走

相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跋涉谷行羸裹也一日囊跣 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峭山高深谿大壑遊渡也 犯津關蠟蒙籠蹙沙石蹶達膝

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蠟蒙籠之山一日

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履僵蹶足連 鶴跣致而

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梅 墨鶴峙峙立貌言不動

不食黧黑其面色 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

豨脩蛇蚕食上國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蚕食盡無餘上

國中國霄害也始先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越遠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 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

車鉞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

東塞函谷一日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備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貞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

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此之名墮廢也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

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

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

也非常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

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

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

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

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連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親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

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

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

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

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也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其為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其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

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

耶鄂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

師樂師出猶作也李奇古之名倡也

諸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

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

言無中心

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劔或絕側羸

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

絕無

側羸無文齧齒卷鉏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劔故貴人慕而爭帶之

琴或撥刺

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撥刺

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

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管唐牙莫之鼓

也

伐山桐以為琴溪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管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

通人

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

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

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也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

之類心不哀也故夫孿杏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獨知

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攄書明指以

示之攄舒也指書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

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

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

齊魯川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

知音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悠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

立節我謂誕謾倨傲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常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紈筭婦人首飾珥

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統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掄步雜芝若

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也治由笑目流眺治猶

笑巧笑流眺睛盼也詩云美目盼兮口曾撓奇牙出馥業醕付掙曾

也撓弱也口則弱撓胃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醕醕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徐像瘡

心而悅其色矣憚徐貪欲也瘡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

王之幸姬善誦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也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舒也騁馳若鶩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擗據

句枉木句枉曲枝見枉或作掘也蟻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蟻不復踐龍夭矯燕枝拘言鑽蘊若

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龍

從鳥集搏援攬肆殺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

其巧蒸蒙踊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見其

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倡衣脩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

主其柔弱屈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

句委縱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義也浸漬漸於教義使

然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砥礪監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藜藿之生

蠕蠕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梗柎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也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秦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

此篇似多夫行較管歸遜階動矣

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延之則
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
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

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
相受行道理最疾者也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未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

鳥巢居
和風也其且雨也陰曠編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
居知

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

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

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佺唵吟者也故一動其

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

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

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

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

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乘晝冥

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卷之二十一

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浸有以相蕩。

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

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

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

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

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

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

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浸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卷之三十一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

兌說也

卜筮而決事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

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

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

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

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

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

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

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卵自

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中

訟容也繆靜也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位也豈節拊

夫

而毛脩之哉聖王在上位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
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
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
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
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馬見夜漁者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
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戴負。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
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
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
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
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
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

化則細矣

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

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窰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

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

車馬也出曰治

兵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
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
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
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
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
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
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
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
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

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

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以十二月之政令也

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

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

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

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

火土之性

澄清也

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

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

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
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
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緇紀也然得其人則
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
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
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任
皇女英
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
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
之中遭大風雨而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
九男贈以

昭華之玉昭華
玉名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宗

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

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

以歸神及其浮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

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

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

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

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生肉為鮮
乾肉為犒簡士卒習射御

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茲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

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

愚詩人怒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卑

卑尊不下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六者卑故伎也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

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

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

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中馬也帶不馱新鉤不馱故處地

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

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踪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

卷之二十一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關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

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卑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綵數米煩而不察。

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綵數米

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馱約事不馱省求不馱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萹稗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

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貞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

中者為簠圖
中者為簋也

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方器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牖孫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

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馬者亡故人主有代國之志邑犬羣嗥

伐國逆天之行則時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

氣之感

今日解怨偃兵家老其卧巷無聚人妖菑

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焉者亡故人主有代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

大禍今日解怨偃兵家老其卧巷無聚人妖菑夜鳴而兵馬起

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未、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次其所決而高之、次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髓、腐髓骨也自流、漸弗能汙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

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

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葉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

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

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

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

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

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

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漸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瓠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

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閭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

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

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

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大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

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

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

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

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

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

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家耻辱而不死將欲

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

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

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
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智
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
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躋即馳不歸善者
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
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

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

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

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藉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誦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

楚為九龍之鐘也

鞭荆平王之

墓

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

舍昭王之宮

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

夫舍大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當此

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

靈王楚君

發乾谿之役

靈王伐徐以恐吳次於乾

谿也

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

比

奔疾靈王之兄弟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

水

莽草也

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

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

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

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

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周大夫使

於魯而戎伐之

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

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

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

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

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

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中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

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
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
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
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所為樂
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
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
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

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
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
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口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
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
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
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
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
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
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

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
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
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
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
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
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
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
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
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
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
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
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
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
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
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
根深則本固基本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

緇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

啓之以利塞之

申子之三符

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

韓非之孤憤

韓非說孤生之

憤張儀蘇秦之從衡

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

皆掇取之權

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

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

子囊楚大夫北逐走

也庸常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

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

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

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

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

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

山水之嘔

聞

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玉

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

竹而謠於易水之上

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

聞者莫不墮目裂眦

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

弁冕冠也

大羹之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

大羹不和五味

朱絃漏越

朱絃練絲漏穿越琴

琴兩頭也

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坎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申子韓非蘇秦

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斲讒巖

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謠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

延所為紂作朝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

謠北鄙之音也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二家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

商鞅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伐以銜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曾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蠲原蠶一歲再

收蠲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擣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不

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綏綽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

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

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

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

行暴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暴謂大博也或予踦而取勝予

子對家奇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

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

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

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

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

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

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卑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

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

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登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

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

者不立雖察慧捷巧飭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經道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

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

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

靡散大宗

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

此篇擬莊自叙
而莊所云荒原
恣謬語省約竟
此猶繁

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
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
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
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
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
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
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
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

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
覺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
澣箋澣○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
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
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呼呼羸繞匝也有○無○之○精呼靡頌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
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
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天
氣太一之初

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
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
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
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同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
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
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

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忌北胡南越

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
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

物物引類覽取橋掇橋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

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

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

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

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
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
精神撫靜其冤冤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
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
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
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
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
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

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

名責實

提挈也

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
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問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
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捩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
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之勢者也汎論者所以箴縷繚某繚之間繚繚

擻先擻恰呢哇之郤隙也擻擻篩也接接塞也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呢

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

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

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

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

林者所以窺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肩萬

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而以明事埒事者

也埒兆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

埒也

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

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

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

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

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

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

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

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

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

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玉事乃原

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

天和相嬰薄嬰絲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菩疑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正流方緩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

風不鳴條也

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
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
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
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
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
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
無以耦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
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
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
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

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
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
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
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
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
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
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
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
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
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

道而擗窮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
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
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
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
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
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
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
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
洮汰
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

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川

捍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

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燧挾至也燧潤萬物而不

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

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

沉酒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

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

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

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

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

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環甲冑環貫著也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

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

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也以俟遠方武王

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襍襍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
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而欲為亂
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
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
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
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
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
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

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
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雷垂以為
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
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
之時燒不暇擯擯音謂排去也濡不給挖挖音亥試也死陵者
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
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
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

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辯辯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

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一朝用三

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墩敲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

也謂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攝業也

扈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棄

其眇挈楚人謂澤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終



